

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,网络平台的用工更灵活、复杂,一旦出现纠纷,如何厘清责任,就可能成为难题——

# “平台+个人”,灵活用工不能减轻用工方责任

## 阅读提示

伴随着共享经济的异军突起,共享经济平台的服务提供者人数众多,用工形式复杂灵活。因为用工不规范,一旦出现纠纷,无论是平台企业还是从业者的责任很难界定。

有律师建议,对新业态的用工模式更加包容,要厘清平台与从业者的用工关系,以达到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并重的原则”。

本报记者 周倩

外卖送餐员应该签订劳动合同吗?和网络平台发生用工纠纷,到底找谁维权?随着专车代驾、网络主播、外卖送餐等行业兴起,“互联网+”模式下的新型用工方式越来越丰富。相较于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的“企业+职工”模式,“网络平台+个人”的共享经济用工方式更具灵活性,但这种灵活性也让劳动者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。



冯小龙

互联网平台的用工方式都属于新型用工关系吗?网络虚拟市场环境下的,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该如何规范?

案情回顾:

梁波是一名二手车评估师,2018年9月进入一家二手车网络平台镇江分公司工作。入职时,梁波与该平台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,期限至2021年9月届满。2020年1月以前,梁波每月工资在7000元左右。2020年春节过后,分公司主管口头通知,因受疫情影响,公司将对工资构成进行调整,下调基本工资至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。按照调薪方案,梁波的基本工资在2020年2月份下降了2700元/月。

2020年3月4日,梁波突然接到总公司发出的《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》,告知其因镇江分公司关闭,双方的劳动合同将在3月份解除,但没有提及经济补偿金等事项。

## 法 问

# “三期”女职工与单位可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吗



王乃玲/人民视觉

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国

读者来信

编辑您好!

我是重庆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。因生孩子,从2019年11月公司给我计算哺乳期,我也尽心工作。但是,公司从2019年开始走下坡路,今年疫情影响,全体员工的收入急剧下降,已经影响了我的家庭收入。我想跟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,公司也同意,但因为 I 尚在哺乳期之内,所以很担心解除劳动合同会被认定无效。

请问,我可以和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吗?

重庆 何女士

为您释疑

何女士您好!

根据现行法律规定,哺乳期内的女职工是可以和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。

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况,公司不得主动提出与何女士解除劳动合同,否则将会被认定为违法,即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、订立合同情况发生变化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、生产经营困难等理由裁减处于怀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(以下简称“三期”)的妇女,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与“三期”期间的女职工就不能解除劳动合同。

用人单位可以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规定,与“三期”期间的妇女解除劳动关系,该解除的效力将会被依法认定为合法、有效。即“三期”期

间的妇女如果主动提出辞职;或者用人单位提出与“三期”期间的妇女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;以及“三期”期间的妇女有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;严重违法用人单位规章制度;严重失职,营私舞弊,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;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,对完成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,或经用人单位提出,拒不改正的;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危,使用人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等情形,导致劳动关系解除。

由此可见,我们国家已经通过多层次的保护体系保护妇女的劳动权利,也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保障女职工在怀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间内可以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工作、就业,同时法律也赋予了企业通过合法手段解除与“三期”女职工劳动关系的权利。

北京德恒(重庆)律师事务所 李建

# 杂技演员高空坠亡 能否“唤”来行业安全标准

本报记者 李玉波

8月1日,一名从河南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表演杂技的28岁演员从8米高的道具上摔下,头部受创,陷入深度昏迷,8月9日受伤的杂技演员死亡。

据现场观众称,杂技演员没戴安全锁,出事后演出继续进行。目前该马戏团因非法演出已被叫停。

死亡的杂技演员家属说,在进行杂技表演时,现场无任何安全措施,事发后马戏团负责人只交了3天医药费,之后便想尽办法拒付费用。

该马戏团负责人回应说,马戏团虽由他独自经营,但各表演项目却是以承包方式与表演者合作;表演的道具安装归表演者管,涉事表演项目地面应设安全垫,但不知何故当日没铺上。

高空杂技表演虽然好看,但在练习和演出过程中,常常伴随着风险。杂技演员金子鑫对此深有体会。

进入安徽省杂技团之前,金子鑫在广州市杂技团待了两年,虽然已时隔多年,但他依然记得自己在广州练习“大飞人”的经历,训练中他经常从舞台中央掉下,摔到下方的防护网里,表演时演员从舞台中央掉落也很正常。

“虽然有防护网保命,但网很硬,比渔网还要粗一点,皮蹭到网上磨着很疼。”金子鑫说,表演时也难保说不失误,杂技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成功,有时候(一次表演)都要摔好几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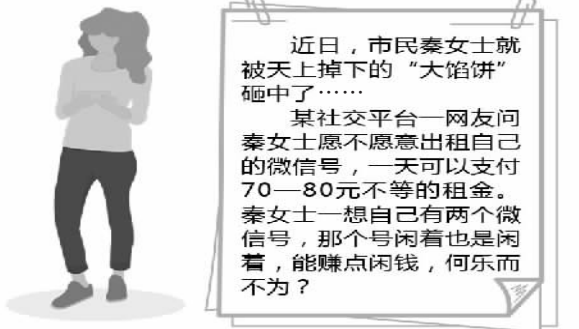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种高难度、高风险的表演项目,杂技演出时不设置安全措施是否是常态?要如何保障杂技演员的安全?

据业内人士介绍,中国的专业院团重视对演员的保护,类似事故并不多见。演员在进行高空表演项目时,一般都会要求以拴安全绳或者在地面架设安全网等方式进行防护,有句行话叫作离地三尺是神仙,只要一离开地面了,能拴的全给你拴上。在观看演出的时候,观众看到演员没有佩戴安全绳,但是在地面上肯定做好了防护措施,比如隔离安全网之类,这是硬性要求,简单点说就是行规。

该业内人士建议,由于业内没有形成全国或省级统一的安全标准体系,一方面应当出台标准,便于安全监管,另一方面也应该对民营杂技团体进行规范。

北京盈科(呼和浩特)律师事务所律师庄瑞彪认为,对于现在的一些杂技表演,尤其是高空表演,安全性和安全防护措施是必须严格进行监管的,草台班子式的临时性组合杂技团,其安全的随意性可想而知。因为危险随时可能发生,一旦发生,再处理起来时就难度很大。

## 微信还能出租？还是小心上当受骗吧！



一番商议后,秦女士同意以每天77元的价格出租自己的一个备用微信号,费用一星期一结。

骗子“掏心窝子”的告知秦女士,让其先将微信里的零钱转出去,以防受骗咯!

想到这个微信号并没有绑定自己的银行卡,微信账户里也没有钱,秦女士也就毫无保留地将微信账号、密码、支付密码等一并告知了对方。

直到秦女士接到了朋友的电话,问她微信是否被盗,细问之下才发现,自己出租的微信号已经向好几名好友借钱了。

恍然大悟的秦女士立即冻结账号,修改密码。

可等她自己登上该微信号,查看转账记录时才发现,多名微信好友曾转账20元—200元不等,之后逐一被转走。

警方提示:

微信“租号”套路深,承诺“费用日结、不干扰用户正常生活”,而且用户也无须提供账号密码,可以直接扫码登录。

整套说辞看上去朴实无害,但是在账号外租期间,这类团伙却背地里用租来的账号完成垃圾营销、招嫖和散播不良信息、诈骗等恶意为,而且手段不断翻新,从索要红包到扫码卡Bug再到刷单,骗子们在不断变化套路。

出租微信风险重重:

- 01 隐私泄露
- 02 仿冒欺诈、财产损失
- 03 骚扰好友,导致名誉受损
- 04 账号被用以从事非法行为

策划:周倩 | 制图:雷宇翔